



仇英真迹《春游晚归图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不鲜。通过“拆分题跋+复制画芯”的方式，同时卖给两位藏家——真迹不保留原跋，卖给本土收藏家；伪作则加上真迹题跋，卖给海外买家。

进入21世纪，书画造假技术更是日新月异，防不胜防。

一位收藏家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2010年前后，曾有人将他收藏的一幅绢本画通过Photoshop软件处理之后，制成高清打印件，以高价售出。买家兴高采烈地邀请业内人士赏鉴，却被专家看出了破绽——真绢本画因为年代久远，有两三个地方的绢坏了，是用其他绢补上去的，

原作上有两种绢。但打印件没法复刻原作的“绢本破损痕迹”，直接用一种绢打印出来了。

另外一位艺术史专家认为，相比古画，现代画作更加难以鉴定。近现代书画采用的都是现代的墨、现代的纸，导致无法从墨、纸张特点上去进行排除。“找一张宋朝的画或者明朝的画，相当于在外滩去找两个黑皮肤的人，很容易找到。但是要鉴别当代绘画，相当于在外滩找一个日本人或韩国人，不太容易。”

至于说，文物鉴定是否有可能采用第三方复核机制，这位专家也认为是不太可能的。“如果引入第三方复核，相当于拿一个水平差的来否定水平好的，属于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。以前掌握这些信息的人，可能就在几个专家手中。图像本质上也是一门语言，有其独特的结构，只有掌握确切艺术史的人，才能参透其中的密码。”

8800 万元估价的《江南春》到底值不值？

南博事件中，《江南春》从1997年6800元“处理品”到2025年8800万元拍卖估价的巨大价差，引发公众对古书画市场价格逻辑的质疑。

从市场逻辑来看，该估价并非基于作品真实艺术价值，而是多重“概念包装”的结果。首先是“庞莱臣旧藏”的品牌效应——庞莱臣作为“民国收藏第一人”，其旧藏标签本身就具备溢价能力；其次是“仇英名作”的稀缺性，仇英存世真迹不足30件，《江南春》是一个历史热点题材，自然成为炒作焦点；最后是“拍卖造势”的需要，拍卖行通过“高调预展+媒体宣传”，制造“天价预期”，吸引藏家。

从历史价格参照来看，古书画市场在2000年后进入“爆发期”，涨幅惊人，部分精品涨幅甚至超过上千倍。以赵孟頫《致宗元总管札册片》为例，1996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价仅1.09万美元，2017年嘉德拍卖成交价已达2500万元人民币，21年间涨幅超过300倍。如果《江南春》真迹在90年代价值17万元人民币，也就是2万美元左右，